紅樓夢（程甲本）/四十一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紅樓夢（程甲本）

◀上一回

第四十一回　賈寶玉品茶櫳翠　　劉老老醉卧怡紅院

下一回▶

話說劉老老兩隻手比著說道：「花兒落了結個大倭瓜。」衆人　　了，閧堂大笑起來。於是吃過門杯，因又鬥趣，笑道：「今兒寔說罷，我的手脚子粗，又喝了酒，仔細失手打了這磁杯。有木頭的杯取個來，我便失了手掉了地下也無碍。」衆人聽了又笑起來。

鳳姐兒聽如此說，便忙笑道：「果眞要木頭的，我就取了來，可有一句話先說下：這木頭的可比不得磁的，他都是一套，定要吃遍一套方使得。」劉老老　　了，心下战竦道：「我方纔不過是趣話取笑兒，誰知他果眞竟有，我時常在鄉紳大家也赴過席，金杯銀杯倒都也見過，從没見有木頭杯的。哦，是了，想必是小孩子們使的木碗兒，不過誆我多喝兩碗。别管他，橫　　這酒　　水兒似的，多喝點子也無妨。」想　　便說：「取來再商量。」

鳳姐乃命豐兒：「前面裡間書架子上，有十個竹根套盃，取來。」豐兒聽了，纔要去取，鴛鴦笑道：「我知道，你那十個杯還小。况且你纔說木頭的，這會子又拿了竹根的來，倒不好看。不如把我們那裡的黃楊根子整刋的十個大套盃拿來，灌他十下子。」鳳姐兒笑道：「更好了。」鴛鴦果命人取來。劉老老一看，又驚又喜：驚的是一連十個挨次大小分下來，那大的足足的似個小盆子，極小的還有手裡的盃子兩個大。喜的是雕鏤奇絶，一色山水樹木人物，並有草字以及圖印。因忙說道：「拿了那小的來就是了。」鳳姐兒

笑道：「這個杯，没有這大量的，所以没人敢使他。老老既要，好容易找出来，必定要挨次吃一遍纔使得。」劉老老唬的忙道：「這個不敢。好姑奶奶，饒了我罷。」賈母、薛姨媽、王夫人知道他有年紀的人，禁不起，忙笑道：「說是說，笑是笑，不可多吃了，只吃這頭一杯罷。」劉老老道：「阿彌陀佛！我還是小杯吃罷，把這大杯　　著，我帶了家去，慢慢的吃罷。」說的衆人又笑起來。鴛鴦無法，只得命人滿斟了一大杯，劉老老兩手捧著喝。賈母、薛姨媽都道：「慢些，不要嗆了。」

薛姨媽又命鳳姐兒佈個菜。鳳姐笑道：「老老要吃什麽，說出名兒来，我夾了喂你。」劉老老道：「我知道什麽名兒，樣樣都是好的。」賈母笑道：「把茄鰲夾些喂他。」鳳姐兒　　說，依言夾些茄鰲，送入劉老老口中，因笑道：「你們天天吃茄子，也嚐嚐我們這茄子，弄的來可口不可口。」劉老老笑道：「别哄我了，茄子跑出這個味兒了。我們也不用種糧食，只種茄子了。」衆人笑道：「眞是茄子，我們再不哄你。」劉老老咤異道：「眞是茄子？我白吃了半日。姑奶奶再喂我些，這一口細嚼嚼。」鳳姐兒果又夾了些放入他口内。劉老老細嚼了半日，笑道：「雖有一點茄子香，只是還不像是茄子。告訴我是個什麽法子弄的，我也弄著吃去。」鳳姐兒笑道：「這也不難：你把纔下來的茄子，把皮鑤了，只要凈肉，切成碎釘子，用鷄油炸了，再用鷄肉脯子合香菌、新笋、蘑菇、五香豆腐乾子、各色乾果子，都切成釘兒，拿鷄湯喂乾，將香油一　　，外加糟油一拌，盛在磁罐子裡，封嚴。要吃時拿出來，用炒的鷄瓜子一拌，就是了。」

劉老老聽了，摇頭吐舌說：「我的佛祖！倒得十來隻鷄來配他，怪道這個味兒！」一面笑，一面慢慢的吃完了酒，　　只管細玩那盃子。鳳姐兒笑道：「還是不足興，再吃一盃罷？」劉老老忙道：「了不得，那就醉死了，我因爲愛這樣兒好看，　　他怎麽做來。」鴛鴦笑道：「酒吃完了，到底這盃子是什麽木頭的？」劉老老笑道：「怨不得姑娘不認得，你們在這金門綉戶的，如何認得木頭？我們成日家和樹林子做街坊，困了枕著他睡，乏了靠著他坐，荒年間餓了還吃他。眼睛裡天天見他，耳躲裡天天　　他，嘴兒裡天天說他，所以好歹眞假，我是認得的，讓我認一認。」一面說，一面細細端詳了半日，道：「你們這樣人家，斷没有那賤東西。那容易得的木頭，你們也不　　著了。我掂著這麽體沉，斷乎不是楊木，一定是黄松做的。」衆人聽了，閧堂大笑起來。

只見一個婆子走来，請問賈母說：「姑娘們都到了藕香榭，請示下，就演罷，還是再等一回子？」賈母忙笑道：「可是倒忘了他們，就叫他們演罷。」那個婆子答應去了，不一時，只　　得簫　　悠揚，笙笛並發。正值風清氣　　之時，那樂聲穿林度水而来，自然使人神怡心曠。寶玉先禁不住，拿起壺來斟了一盃，一口飲盡，復又斟上。纔要飲，只見

王夫人也要飲，命人換煖酒，寶玉連忙將自己的盃捧了過來，送到王夫人口邊，王夫人便就他手內吃了兩口。一時煖酒來了，寶玉仍歸舊坐，王夫人提了煖壺下席來，衆人都出了席，薛姨媽也站起來，賈母忙命李鳳二人接過壺來：「讓你姑媽坐了，大家纔便。」王夫人見如此說，方將壺遞與鳳姐兒，自己歸坐。賈母笑道：「大家吃上兩盃，今日著寔有趣。」說著，擎盃讓薛姨媽，又向湘雲寶釵道：「你姐妹兩個也吃一盃。你林妹妹不大會吃，也別饒他。」說著，自己也乾了。湘雲、寶釵、黛玉也都吃了。

當下劉老老聽見這般音樂，且又有了酒，越發喜的手舞足蹈起來。寶玉因下席過來，向黛玉笑道：「你瞧劉老老的樣子。」黛玉笑道：「當日聖樂一奏，百獸率舞，如今纔一牛耳。」衆姐妹都笑了。

須臾樂止，薛姨媽笑道：「大家的酒也都有了，且出去散散再坐罷。」賈母也正要散散，於是大家出席，都隨著賈母遊玩。賈母因要帶著劉老老散悶，遂携了劉老老至山前樹下，盤桓了半晌，又說與他這是什麼樹，這是什麼石，這是什麼花。劉老老一一領會，又向賈母道：「誰知城裡不但人尊貴，連雀兒也是尊貴的。偏這雀兒到了你們這裡，他也變俊了，也會說話了。」衆人不解，因問：「什麼雀兒變俊了會說話？」劉老老道：「那廊上金架子上站的綠毛紅嘴是鸚哥兒，我是認得的。那籠子裡的黑老鴰子，又長出鳳頭來，也會說話呢。」衆人　　了又都笑將起來。

一時只見丫頭們来請用點心，賈母道：「吃了兩杯酒，倒也不餓，也罷，就拿了這裡来，大家隨便吃些罷。」丫頭聽說，便去抬了兩張几來，又端了兩個小捧盒。揭開看時，每個盒内兩樣。這盒内是兩樣蒸食，一樣是藕粉桂花糖糕，一樣是松瓤鵝油捲。那盒内是兩樣炸的，一樣是只有一寸来大的小餃兒。賈母因問：「什麼餡子？」婆子們忙回：「是螃蠏的。」賈母　　了，皺眉說道：「這會子油膩膩的，誰吃這個！」又看那一樣是奶油炸的各色小麵菓，也不喜歡，因讓姨媽吃，薛姨媽只揀了一塊糕。賈母揀了一個捲子，只嚐了一嚐，剩的半個遞與丫頭了。

劉老老因見那小麵菓子都玲瓏剔透，各式各樣，又揀了一朵牡丹花樣的，笑道：「我們鄉裡最巧的姐兒們，剪子也不能絞出這麼個紙的來。我又愛吃，又捨不得吃，包些家去給他們做花樣子去倒好。」衆人都笑了。賈母笑道：「家去我送你一磁罈子，你先趁熱吃這個罷。」別人不過揀各人愛吃的揀了一兩樣就箄了，劉老老原不曾吃過這些東西，且都做的小巧，不顯堆垛的，他和板兒每樣吃了些，就去了半盤了。剩的，鳳姐又命攢了兩盤，並一個攢盒，與文官等吃去。忽見奶子抱了大姐兒來，大家哄他頑了一會，那

大姐兒因抱著一個大柚子頑，忽見板兒抱著一個佛手，大姐便要，丫　　哄他取去，大姐兒等不得，便哭了。衆人忙把柚子給了板兒，將板兒的佛手哄過來與他纔罷。那板兒因頑了半日佛手，此刻又兩手抓着些菓子吃，又忽見這個柚子又香又圓，更覺好頑，且當毬踢著頑去，也就不要佛手了。

當下賈母等吃過了茶，又帶了劉老老至櫳翠　　來。妙玉忙接了進去。衆人至院中，見花木繁盛，賈母笑道：「倒底是他們修行人，没事常常修理，比別處越發好看。」一面說，一面便往東禪堂來。妙玉笑往裡讓，賈母道：「我們纔都吃了酒肉，你這裡頭有菩薩，冲了罪過。我們這裡坐坐，把你的好茶拿來，我們吃一盃就去了。」寶玉留神看他是怎麽行事。只見妙玉親自捧了一個海棠花式雕　　填金「雲龍獻壽」的小茶盤，裡面放一個成窑五彩小蓋鍾，捧與賈母。賈母道：「我不吃六安茶。」妙玉笑說：「知道。這是老君眉。」賈母接了，又問：「是什麽水？」妙玉道：「是舊年蠲的雨水。」賈母便吃了半盞，笑著遞與劉老老，說：「你嚐嚐這個茶。」劉老老便一口吃盡，笑道：「好是好，就是淡些，再熬濃些更好了。」賈母衆人都笑起來。然後衆人都是一色的官窑脫胎填白蓋碗。

那妙玉便把寶釵黛玉的衣襟一拉，二人隨他出去。寶玉悄悄的隨後跟了來。只見妙玉讓他二人在耳房内，寶釵便坐在榻上，黛玉便坐在妙玉的蒲團上。妙玉自向風爐上煽滾了水，另泡了一壺茶。寶玉便走了進來，笑道：「偏你們吃體己茶呢。」二人都笑道：「你又赶了來撤茶吃，這裡並没你吃的。」妙玉剛要去取杯，只見道婆　　了上面茶盞来，妙玉忙命：「將那成窑的茶杯别　　了，擱在外頭去罷。」寶玉會意，知爲劉老老吃了，他嫌　　臢，不要了。又見妙玉另拿出兩隻盃來，一個傍邊有一耳，盃上鐫着「　　瓟斝」三個隸字，後有一行小真字，是「王愷各抄本均作：晉王愷珍玩」，又有「宋元豐五年四月眉山蘇軾見於秘府」一行小字。妙玉斟了一斝遞與寶釵。那一隻形似鉢而小，也有三個垂珠篆字，鐫着「點犀奩」。妙玉斟了一奩與黛玉。仍將前番自己常日吃茶的那隻緑玉斗來斟與寶玉。寶玉笑道：「常言『世法平等』，他兩個就用那樣古玩奇珍，我就是個俗器了？」妙玉道：「這是俗器？不是我說狂話，只怕你家裡未必找的出這麽一個俗器來呢。」寶玉笑道：「俗語說：『隨鄉入鄉』，到了你這裡，自然把這金珠玉寶一概貶爲俗器了。」

妙玉聽如此說，十分歡喜，遂又尋出一隻九曲十　　一百二十節蟠虬整雕竹根的一個大盞出來，笑道：「就剩了這一個，你可吃的了這一海？」寶玉喜的忙道：「吃的了。」妙玉笑道：「你雖吃的了，也没這些茶你遭塌。豈不聞『一杯爲品，二杯卽是解渴的蠢物，

三盃便是飲驢了』。你吃這一海，更成什麼？」說的寶釵、黛玉、寶玉都笑了。妙玉执壺，只向海内斟了約有一盃，寶玉細細吃了，果覺輕淳無比，賞讚不絶。妙玉正色道：「你這遭吃茶，是托他兩個的福，獨你来了，我是不能給你吃的。」寶玉笑道：「我深知道，我也不領你的情，只謝他二人便了。」妙玉　　了，方說：「這話明白。」

黛玉因問：「這也是舊年的雨水？」妙玉冷笑道：「你這麼個人，竟是大俗人，連水也嚐不出來。這是五年前我在　　墓蟠香寺住著，收的梅花上的雪，統共得了那一鬼臉青的花甕一甕，總捨不得吃，埋在地下，今年夏天纔開了。我只吃過一回，這是第二回了。你怎麼嚐不出來？隔年蠲的雨水，那有這樣清淳？如何吃得。」黛玉知他天性怪僻，不好多話，亦不好多坐，吃過茶，便約著寶釵走了出來。

寶玉和妙玉陪笑道：「那茶盃雖然　　了，白撩了豈不可惜？依我說，不如就給了那貧婆子罷，他賣了也可以度日。你道使得麼？」妙玉　　了，想了一想，點頭說道：「這也罷了。幸而那盃子是我没吃過的，若是我吃過的，我就砸碎了也不能給他。你要給他，我也不管，你只交給他，快拿了去罷。」寶玉道：「自然如此，你那裡和他說話去？越發連你都　　了。只交與我就是了。」妙玉便命人拿來遞與寶玉。寶玉接了，又道：「等我們出去了，我叫幾個小么兒來河裡打幾桶水来洗地如何？」妙玉笑道：「這更好了。只是你囑咐他們，抬了水，只擱在山門外頭牆根下，別進門来。」寶玉道：「這是自然的。」說著，便袖着那盃，遞與賈母房中的小丫頭子拿著，說：「明日劉老老家去，給他帶去罷。」交代明白，賈母已經出來要囘去，妙玉亦不甚留，送出山門，囘身便將門閉了，不在話下。

且說賈母因覺身上乏倦，便命王夫人和迎春姊妹陪了薛姨媽去吃酒，自己便往稻香村来歇息。鳳姐忙命人將小竹椅抬來，賈母坐上，兩個婆子抬起，鳳姐李紈和衆丫頭婆子圍隨去了，不在話下。這裡薛姨媽也就辭出。王夫人打發文官等出去，將攢盒散與衆丫頭們吃去，自己便也乘空歇著，隨便歪在方纔賈母坐的榻上，命一個小丫頭放下簾子來，又命搥著腿，吩咐他：「老太太那裡有信，你就叫我。」說着也歪着睡着了。寶玉湘雲等看着丫頭們將攢盒擱在山石上，也有坐在山石上的，也有坐在草地下的，也有靠着樹的，也有傍着水的，倒也十分熱鬧。一時又見鴛鴦來了，要帶著劉老老逛，衆人也都跟著取笑。一時來至省親別墅的牌坊底下，劉老老道：「噯呀！這裡還有大廟呢。」說著，便爬下磕頭。衆人笑灣了腰。劉老老道：「笑什麼？這牌樓上字我都認得。我們那裡這樣的廟宇最多，都是這樣的牌坊，那字就是廟的名字。」衆人笑道：「你認得這是什麼廟？」。劉老老便抬頭指那字道：「這不是『玉皇寶殿』四字？」衆人笑的拍手打掌，

還要拿他取笑。劉老老覺得腹內一陣亂響，忙的拉着一個丫頭，要了兩張紙，就解衣。衆人又是笑，又忙喝他：「這裡使不得！」忙命一個婆子，帶了東北角上去了。那婆子指與他地方，便樂得走開去歇息。

那劉老老因喝了些酒，他脾氣不與黃酒相宜，且吃了許多油膩飲食發渴，多喝了幾碗茶，不免通瀉起來，蹲了半日方完。及出厠来，酒被風吹，且年邁之人，蹲了半天，忽一起身，只覺得眼花頭暈，辨不出路徑，四顧一望，皆是樹木山石，樓臺房舍，却不知那一處是往那一路去的了，只得順著一條石子路慢慢的走来。及至到了房舍跟前，又找不著門，再找了半日，忽見一帶竹籬。劉老老心中自忖道：「這裡也有扁荳架子？」一面想，一面順著花障走了來，得了一個月洞門，進去，只見迎面一帶水池，只有七八尺寬，石頭砌岸，裡面碧波清水，流徃那邊去了，上面有一塊白石，橫架在上面。劉老老便踱過石去，順著石子甬路走去。轉了兩箇灣子，只見有個房門，於是進了房門，便見迎面一個女孩兒，滿面含笑迎出來。劉老老忙笑道：「姑娘們把我丟下了，叫我碰頭碰到這裡來。」說了，只覺那女孩兒不答，劉老老便赶來拉他的手，「咕咚」一聲，便撞到板壁上，把頭碰的生疼。細瞧了一瞧，原來是一幅畫兒。

劉老老自忖道：「原來畫兒有這樣凸出來的。」一面想，一面看，一面又用手摸去，却是一色平的，點頭嘆了兩聲。一轉身，方得了一個小門，門上掛着葱緑撒花軟簾。劉老老掀簾進去，抬頭一看，只見四面墻壁，玲瓏剔透，琴劒瓶爐，皆貼在墻上。錦籠紗罩，金彩珠光，連地下跴的磚皆是碧綠　　花，竟越發把眼花了，找門出去，那裡有門？左一架書，右一架屏。剛從屏後得了一個門，只見一個老婆子也從外面迎了他進來。劉老老咤異，心中恍惚，莫非是他親家母？因連忙問道：「你想是見我這幾日没家去，　　你找我來。那位姑娘帶你進來的？」又見他戴着滿頭花，劉老老笑道：「你好没見世面！見這園裡的花好，你就没　　活戴了一頭。」說着，那老婆子只是笑，也不答言。便心中忽然想起：「常聽富貴人家有一種穿衣鏡，這别是我在鏡子裡頭嗎？」想　　，伸手一抹，再細一看，可不是四面雕空紫檀板壁，將這鏡子嵌在中間。因說：「這已經攔住如何走出去呢？」一面說，一面只管用手摸。這鏡子原是西洋機括，可以開合，不意劉老老亂摸之間，其力巧合，便撞開了消息，掩過鏡子，露出門來。劉老老又驚又喜，遂走出來，忽見有一副最精緻的床帳。他此時又帶了七八分的酒，又走乏了，便一屁股坐在床上，只說歇歇，不承望身不由己，便前仰後合的，朦朧著兩眼，一歪身，就　　熟在床上。

且說衆人等他不見，板兒没了他老老，急的哭了。衆人都笑道：「别是掉在茅厮裡了？快叫人去瞧瞧。」因命兩個婆子去找。回來說没有。衆人各處搜尋不見，襲人战戮道：

「一定他醉了，迷了路，順着這一條路往我們後院子裡去了。若進了花障子，到後房門進去，雖然磞頭，還有小丫頭子們知道。若不進花障子去，再往西南上去，若遶出去還好，若遶不出去，可彀他遶一會子好的。我且瞧瞧去。」一面說着，一面回來，進了怡紅院便叫人，誰知那幾個在房裡的小丫頭已偷空頑去了。

襲人一直進了房門，轉過集錦槅子，就　　的鼾齁如雷，忙進来，只聞見酒屁臭氣滿屋。一瞧，只見劉老老扎手舞脚的仰卧在床上。襲人這一驚不小，慌忙的趕上来將他没死活的推醒。那劉老老驚醒，睜眼見襲人，連忙爬起來，道：「姑娘，我該　　了！我失錯並没弄　　了床。」一面說，一面用手去掸。襲人恐驚動了人，被寶玉知道了，只向他手，不叫他說話。忙將當地大鼎内貯了三四把百合香，仍用罩子罩上。所喜不曾嘔吐。忙悄悄的笑道：「不相干，有我呢。你隨我出来。」劉老老答應着，跟了襲人，出至小丫頭子們房中，命他坐下，向他道：「你說醉倒在山子石上，打了個盹兒。」劉老老答應是。又與他兩碗茶吃，方覺酒醒了。因問道：「這是那個小姐的綉房？這樣精緻。我就像到了天宫裡的一樣。」襲人微微笑道：「這個麽，是寶二爺的卧室。」那劉老老嚇的不敢做聲。襲人帶他從前面出去，見了衆人，只說：「他在草地下睡著了，帶了他來的。」衆人都不理會，也就罷了。

一時賈母醒了，就在稻香村擺晚飯。賈母因覺懶懶的，也没吃飯，便坐了竹椅小轎，抬至房中歇息，命鳳姐兒等去吃飯。他姊妹方復進園來。未知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